任相國三難記 單

任相國父子三娶記

大明洪武年間北平人任弘字敬叔其父允光早卒少孤貧與母魏氏勤力穡事孜孜學業年至十餘德器已成性本沉重不妄言語文章才華擅名學堂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後封其次子為燕王定都北平燕王就封設科取士任弘與焉燕王甚敬愛之弘亦隨事論諫多所補益太祖既崩太孫建文即位是旹天子幼弱在位太臣以燕王強盛恐有非常之變欲囙事陷之以不奉遺詔問罪燕王燕王惶恐不知所為翰林任弘御史張賢大將張玉遂入奏曰皇朝大臣

以天子幼冲欲為謀逆而所憚者吾王之强盛也欲
先除之豈以一紙制書自就於死地莫若興兵以除
帝側之悪勿失高皇帝之大業王曰事勢雖如此建
文卽皇考之長孫皇兄之子也過悪未著何忍為如
此之事乎寡人雖死必不為之諸臣黙黙而退王入
内與王后相議后曰此乃天授殿下須勿固辭順受
天命王大悟明朝大會文武諸臣卽興兵名曰靖亂
直向皇都大兵所到處壷漿以迎之遂至皇城西門
守将李慶龍開門納師建文弃位北走燕王卽位大
赦天下改元永樂賞爵諸功臣以鄭賢為左丞相開

元侯任弘爲右丞相武亭侯諸功臣各以次第封爵
諸臣家宅連絡街里畫閣朱欄照耀白日是時武亭
侯任弘年二十三歲青春之年位至卿相錦衣玉帶
出入朝廷道路觀者莫不稱賛賢智其母之教訓任
弘初娶姚氏即姚英忠之孫女也數年而死以國事
多艱尚未改娶永樂二年將送使朝鮮皇帝臨朝問
曰使乎四方必擇文武備具者諸臣中誰可使者弘
奏曰臣雖不才願得使之帝曰朝鮮路遠且險恐卿
有風露之憂弘曰小臣二十前從陛下出入戰場不
憚樂苦況今天下安寧華夷相通豈憚道路之勤勞

乎臣聞朝鮮風景絶勝天下願得一者遊賞帝許之
任弘即與副使兵部侍郎魏武翰林學士梁遇敬拜
辭而出臨行任弘入辭其母魏氏魏氏曰臣子分義
當盡力所事勿念老母保重行路弘既辭老母心事
不平含淚而出魏氏亦出中門不勝悲懷昔當春二
月綠柳芳艸令人興感作詩寓興以自慰焉季春三
月始渡鴨綠江此乃東國西界也箕都方伯周衡善
出迎界首衡善即忠信篤實之君子是以國王命守
西方一道使之治理周公無男而有一女名曰雲華
字雙娉其母夜夢牧丹花瑞雲籠結因以懷孕生玉

女花貌月態天人謫降綽約仙姿難已形言性度嚴敬行事況重詩賦經傳無不貫通實爲東國女中第一衡善之姓族中無可繼後者故必得俊秀者爲婚欲傳周氏後祀而東西求婚無一可意者女年二八尚未有定婚處衡善奉迎天使一行至于箕都處之館舍入拜天使謝其道路之勞任弘一見衡善儀表非常乃曰風流長者也便有慇懃之情衡善亦見上使任弘氣象如光風霽月談笑之際春風藹然內自稱賛說話之間任弘問曰春秋幾何周公荅曰三十四歲任弘曰吾年二十三岁也任公謂周公曰古語

云傾蓋若舊我之逢方伯亦似前日相識者須我二
人義結兄弟我或有再使東國之旹君亦有聘問上
國之日邂逅重逢則可謂奇事方伯之意如何周公
曰小國賤生伏蒙天使過念不勝惶恐若天使再奉
皇詔賤生幸聘上國獲得相逢之便則可續至願而
何可以兄弟相稱有損天使之威重乎弘曰我意已
定方伯勿辭兵部侍郎魏武曰任相國周方伯既以
兄弟結義須做桃源故事我三人同結兄弟之義如
何衡善再三拜謝於是進呈風樂清歌妙舞綺珍饌
味無不備具三天使相謂曰我輩在天朝時飽聞東

國之咸景今既到此必盡賞玩而故即與衡善俱登
北鐘樓千峰競秀白鍊鋪江松升蒼蒼綠樹陰陰任
天使指衡善冠服曰此冠服自方伯家造作耶周公
曰然矣天使歎曰美哉兄家必有二八女子也周公
大驚曰有之任公見其大驚笑謂曰蔥鬱之氣贇淑
之德自然聳出實為奇哉兄之女兒耶族人之女兒
耶衡善曰小生只有一女已為成婚矣弘曰既結兄
弟之後宜無欺心之事兄何以欺情來婚女子謂之
成婚乎不義矣我非徒暫知陰陽之術千古興亡之
事亦得知之兄之女子實是窈窕淑女功有欽羨之

志周公曰賤家果有一女非但幼弱人事不敏豈能
當君子之稱譽任公曰賤生不幸早年喪室方欲再
娶求之四方無一適意之處偶得一夢神人謂我曰
君之配匹在朝鮮周家我之来此寔爲此也方告國
王尋得周家欲成婚期矣兄之女兒時未適人我已
知之幸勿以我爲庸陋且勿以他國之人爲嫌則當
奏聞天子即當行禮兄勿固辭周公沓卽大驚曰小
國賤家之女非但一無所學人事不敏容貌醜惡豈
敢奉賢奴之箕箒豈敢當大相之配匹魏天使曰兄
勿固辭任兄本察天地陰陽之氣人事之吉凶得失

無不知之兄之女兒有貴人配匹之象故如是求之
更勿推托梁天使亦以好言誘之周公曰既有尊命
何敢拒違當擇日從之任公大説再三丁寧翌日發
行至於京師國王迎入館舍大設宴饗王謝曰皇上
盛德遠及小國天使厚臨光彩百倍寡人雖粉身碎
骨難報聖恩之万一天使曰朝鮮禮義之邦爲万國
諸侯之長况國王之德聞於上國是以皇上抜例遣
使皇恩可謂至矣國王再三叩頭而謝任天使告于
國王曰身受朝命出使外國仍與陪臣結親實是禮
外但天定宿緣則雖各在天涯地角莫能逃也李生

嘗已喪耦欲求再娶而時未得之矣夢得神人之指
示心竊怪之適被皇恩來臨此邦他國使臣豈知誰
家之有處子適聞箕都方伯周衡善有一女學生三
生宿緣實在於此故告于國王奏聞天朝與之成親
未知國王之意如何國王曰此是天緣寡人何得擅
斷然成禮之日當表下情任天使大喜終日盡歡而
罷明日任天使遣副使梁遇敬還國上表奏聞而國
王亦遣使臣上表謝恩任弘之表曰小臣任弘百拜
上言于皇上陛下臣等以皇上威德無事得達且得
幹事奎恩罔極且臣任弘堂有臨年之母家無主饋

之妻在國之時廣求諸處而不得適来此國遇一女
子其德性不下於中國之人将欲行禮還歸而恐有
陛下之譴責故惶恐上表以俟上命伏望皇上特赦
臣罪毄月給暇以成小臣百年之縁國王之表亦陳
皇恳同極及任弘再娶之事皇上覽表笑曰任弘再
室豈無中國可合處而必求於外藩乎即遣使臣賜
黄金一千両白璧一雙錦繡彩段數車封周女為義
賢夫人使者至朝鮮任弘伏地四拜伏奉奎旨有曰
皇帝敬勞萬里承命無愆幹事春風蝴蝶又結佳縁
朕甚嘉之給暇毄三朔行禮後還来無妨道路遐遠

不給婚儀可歎特頒卿新娶夫人官誥卿須体朕眷
戀之情國王之詔曰任弘之再娶國王必多勤勞任
弘朕之忠臣娶室後救濟其妻任弘望闕謝恩受其
賞賜宝貨積如丘山告于國王曰此婚天子給暇國
王主婚則必速成還啟箕都擇吉成禮臨啟更謝國
王欣然曰天子下詔使我主婚寡人亦當偕往以助
婚儀即與偕行侍衛之士連亘十里百官随隊濟濟
彬彬榮光燦爛溢於道路至於箕都衛善遠出祗迎
於練光亭箕都名勝地也山川明麗地産豊殷蒼岩
絶壁遠接雲表彩虹畫舫横截江上美女百隊争唱

採蓮之曲上有彩閣朱欄飄渺半空粉壁紗牕照輝
芳洲國王見此壯麗十分喜悅與天使對坐盛設風
樂終日盡歡吉日乃五月初旬也南風惠和天氣明
朗天使納聘後備六禮直向館舍天使頭着洒花巾
身衣紅錦袍精神凜凜光彩動人國王命文武百官
使之侍衛衣冠整整禮皃肅肅所經之處鼓樂喧天
真是國王主婚天使成婚之日也及到館舍奠鴈王
床遂向内堂侍女數十擁衛小姐就交拜席禮畢後
遂向洞房飲合歡酒遂脫新婦所著與之對坐弘舉
目一見心神恍惚若非月宮仙娘必是瑤池王母天

然之態綽約之體寔所初覩滿心歡喜國王召謂衛善曰天使下娶卿女於卿濫矣須於園池絶勝處造一舘舍以爲天使留駐之處而數月內畢役極盡精巧以爲天使留賞之地於是遂賜田沓及奴婢七百餘口曰國王賜給任相國夫人周氏任天使再三謝恳曰曰學生婚娶國王遠路親行已不勝榮華又賜田沓奴婢以資生計雖死難報國王曰國儲蕭條僅表下誠天使謝拜過度寡人何敢當也即日國王還向京師與天使定再見之約矣衛善奉王命與天使遍覽名勝於玉蓮山下白雲臺邊造作舘舍三百餘

間粧繕工徵極其華麗名曰奉天宮任相國與周小
姐惓戀之情日夜深篤花朝月夕賦詩相和積成卷
軸一夕相國謂小姐曰我與小姐各在異國若非三
生宿緣安得百年同歡流光易射由佷已迫一作重
門之別便作河水之隔今欲挈往而未知天子之意
是以未果歸朝後當上聞奉迎珎重珎重周氏歛容
對曰天使上國之貴人小妾外國之賤女也成婚之
日已知有此別久矣恨之何益妾則當爲望夫石矣
腹中血肉已至三四朔待其鮮娩収養可也妾則父
母之一女也生前何忍遠離天使喜曰倘生玉童其

喜何量今日之別必作他日之榮夫人勿爲過慮夫
人歎息天使亦不勝悲天使遂入京師拜辭國王還
故治行衡善置酒相別衡善把酒勸天使曰一日之
別萬里相阻不知何旹更相見乎望須保重保重他
日若獲一奉死無恨矣閨房之怨渠之天數誰怨誰
姑弘奉盃而飮太息而荅曰自當初事之難處余豈
不知欲順天意了此一段曰緣耳且夫人有三從之
義伏愿方伯俯察大倫明春入從未知如何吾亦更
愿使臣當踐再行之約寬心務重衡善曰夫婦之情
天倫之常今當遠別豈不悲哉呼侍女曰小姐出来

更勸永别之盃周氏承命而出雖欲不顯愁色而自
無和容有若雪上梅花枝枝帶寒矣以琉璃盃酌五
香酒使侍婢傳酒玉顔帶愁秋波含淚慘慘哀哀不
忍正視天使擧盃不飮衛善歎曰嗟呼鴦鴦一雙飛
入盃中今此遠别之情汝之薄命數也奈何幸望天
使勿忌焉天使慘不忍荅小姐母親陸氏及侍妾皆
垂淚是夜天使與周氏悠悠之心慽慽之恨如山如
海脉脉無言相對悲泣而已天使曰周夫人珎重珍
重明春當復来矣周氏不荅明朝天使拜辭衛善上
馬促鞭時當秋末冬初木葉蕭蕭物色慘慘觧增感

愴之懷天使悲不能勝作感懷詩以自遣及至京師
詣闕謝恩天子大喜引見以慰其道路之無恙笑問
曰卿新娶義婦燕怡之情未洽有此遠别卿之心思
可想鬱鬱朕亦爲卿悲嘆任弘伏地對曰小臣奉陛
下明命出使外國竣事即還乃臣子之職今以臣私
事孤負陛下知遇之恩迂延不敀結親外國尤是禮
外之事特荷陛下特許給暇自頂至踵莫非天恩隕
結難報高堂老母倚閭已久何必爲皃女子屑屑之
情乎上曰夫婦各在天末兩間相思有同隔世須速
率来以觧愁鬱可也任弘叩頭謝恩而出敀到親庭

老夫人出中門之外喜慰之弘曰小子奉君之命雖使外國思親之心一刻不弛身雖滯於東方心常在於此堂而今日故覲吁亦晩矣罪悚罪悚夫人曰自汝之東倚門之望日以益切聞汝婚娶一倍思汝而萬里行役無事得達喜不可勝新婦如何弘曰小子天定配匹在於東國故不得不越禮娶之而周氏玉貌花態淑德徽儀求諸中國實是初見小子情願則已足而母親座下拜謁未易以是爲恨魏夫人大喜周氏自別天使之後柳憔花悴日漸消瘦登樓望遠山川間阻一場好緣恍如春夢自念身世只切嘘唏

而已轉頭之間已至十朔周氏遂生男子骨骼雄壯
神氣精秀大異於凡兒夫人甚愛之名曰子明此旹
衡善爲吏部尚書承召上京周氏曰子明尚幼小女
何以獨居此地家舍則使奴婢守之愿欲京師以終
餘年衡善是其言舉往京師中國喬格持任相國封
書納于周夫人夫人驚喜開緘書曰任相書奉書周
夫人座下居然遠別已經一年何日月之易徂何天
地之無情自逢夫人意望已足謂益同室之樂終免
破鏡之分豈知秦樓之歡便作楚臺之夢白鴈不飛
黃犬無信寂寞悵抱何可堪耐想已觧娩生男耶生

女耶惜哉爲父者不得相見此恨如何今則天子已
許春故母親亦欲速見夫人雖思父母之恩重亦念
夫婦之天倫俯從三從之義俾成雙星之會的示故
奇速啓行程則我亦當往隴中已俟行駕矣此去喬
格我之遠族憑寄一札以替顏面周氏覽畢含淚無
言者久矣及喬夫人之返付答書曰小妾周氏奉書
任相國座下門外一別之後消息永絶朝雲暮雨只
自消魂玆因萬里之使得承千金之札未及開緘有
淚先下妾芳年十六父母愛重雖乏詠絮之才粗聞
主饋之義命途多奇宿緣難逆千万意外得逢相國

事勢之難處已自知之而一別春華胡寧不悲妾雖
庸愚豈不知人倫之大義第以父母膝下惟我一女
妾欲随君則昊天之恩難報萬一生前甘旨之奉死
後蘋蘩之祀誰任其責是以妾之愚意已决老死於
故鄉以奉父母之餘年相公内奉萱堂外接賓客不
可一日無主家之人速娶高門萬歲和樂此外更無
所望幼子子明相國之血肉待其長成當令入送幸
曰此兒得傳消息則妾之至願畢矣三從大倫非不
知之而曰緣淺薄斷腸空閨玉顔薄命自古如斯復
何恨乎更望相公勿念他國之賤女陪侍高堂萬世

安樂相公覽畢太息曰我之始娶周氏非不知畢竟
事勢之如此而不受順受天命而已周氏女中之丈
夫必不為閨房之私情自廢人子之至孝更無所望
矣鮑子始生而不得相見寧不如無生之為愈也周
氏又以一封書奉其姑座下夫人曰周氏不肎入來
老人日薄西山吾孫何由相見此恨應結於九泉矣
母子相對徒自悲泣此時春二月也魏氏得病奄然
棄世弘哀毀踰禮哭泣三年形容羸毀氣息漸綴見
之者莫不危之每年使臣之便雖得寄書於周夫人
而夫人漠然無入來之期心甚恨之入室上無老親

中無室婦下無一介男女思念周夫人日夜倍切少年之豊貟日漸衰謝一日皇帝命召任弘見其氣息如不能起驚問曰卿有何疾而至於斯也弘伏地對曰臣之老母訓誨臣身今至卿相一毛一髪莫非陛下之恩德而亦莫非老母之教訓不幸老母弃世三年哭泣之中疾病纏身入室上無老母中無妻子心懷安得穩平况且東國妻子分離已久人情自不得不眷係於此矣帝曰既死之親追遠何及東國妻子則當令國王使之護送何如弘對曰臣之妻子即其父母之獨女父母未死之前不忍遠離無意入來是

以不知所以善處之道矣帝曰女子本有三從之義
且百里不奔喪此女子則夫其從夫之義不必强召
中國之地豈無可婚之處卿之配匹朕當求得弘對
曰聖敎如此感祝無地但已得之妻亦不得同住豈
可更求以誤其人之一生乎帝曰卿之妻子旣不肎
入來萬里外域消息難通鰥夫酸苦卿何能堪乎卽
下詔禮書曰任弘三娶夫人極擇以達任弘不敢更
告謝恩而出還故其家庭户寂寂人跡甚稀家間百
事侍婢主之弘嘆曰吾之行事顚倒致人薄命今又
改娶必有天殃然天子所定之婚臣子何敢違乎以

此思量心緒悠悠不成一寐是時天下太平任弘以
青春之年位至卿相且其爲人寬厚仁慈有女之家
爭相求婚媒婆盈門有同街市御史薛欽有一女人
物才調天下第一遂與定婚備六禮至薛家與新婦
相對玉貞秀艶態度婷婷沉重和順雖不及於東國
周氏明眸皓齒比周氏無異焉弘内自思之曰我之
初娶周氏如得珠玉萬事無不叶心今見薛氏雖有
差等而是亦淑女我之妻宮可謂吉矣眷故其家按
檢家事聰慧英敏凡事中規弘稍得寬心而一念常
在周氏多有悔心是時任弘同使東國兵部侍郎魏武

爲兵部尚書同理國事情若兄弟一日相國往見魏
尚書從容談話有一女兒出来年可五六歲玉皃花
態芙蓉無色望之若初月迥出雲表年齒雖少聰慧
絶人相國問曰此仙娘誰家女也尚書笑曰此卽少
弟卑女雲娘也性頗踈通爲弟手中之寶也相國引
坐於傍嘆曰此必仙女謫降我則罪惡甚重膝下無
一男女聞東國夫人生男而皆未得見豈不恨歎雖
近猥濫我有一言兄勿笑焉我之東國子子明時雖
未見必有仁人君子之人也他日入来之後欲結晉
秦之好兄意如何魏尚書大喜曰我本有意而未敢

發口也與之牢定可也卽出三尺之綃以書盟辭曰
後若更改必有天殃中分其綃各書姓名而藏之置
酒而罷如此之間光陰如流一年已盡正值深冬白
雪紛紛山川皜然相公獨倚書窓對雪東望太息而
嘆曰此時周夫人無恙否夫人固執不來非可脅迫
我之恨情徹於蒼天雪上玉梅何如夫人之孤單耶
因凄然墮淚薛夫人曰相公朝廷大臣名滿四海何
其愁色滿面如是之慘耶大丈夫志氣如天一動則
陰陽之候隨處而變一解則冲和之氣隨感而發待
得和春請暇出往以慰孤妻解其愁懷百端開諭與

之同還生子生女百年和樂則此乃大丈夫之事也
何乃屑屑懷愁煩惱肝膽乎以妾愚見可笑可笑唐
突敢告相國思之相國大悟而歎曰我之所見迷而
不明令聽夫人金玉之言匹夫之心甚爲快豁也明
日詣闕天子引見與之談話帝曰卿每思周氏眷戀
特甚薛欽之女不合於心乎弘曰陛下憐臣孤單親
自主婚娶得薛女宲叶臣心臣雖糜碎罔知所報又
奏曰周氏有德之女容貌氣質世所罕有追焉天外
音信易阻旦暮思念恐成痼疾薛女之玉顔美色豈
能及於周女之溫和貞靜乎向慕之心日以益切伏

望聖上給暇數朔出往東國與之相見則死無所恨
帝聞卽変色曰卿一味思想必成疾病當依願給暇
矣相國謝恩而出𢿙語薛氏薛氏亦大喜卽欲治行
蔟程而正是嚴冬雪上霜風砭人肌膚冒寒登道恐
添重傷姑停行李以待明春相國久病之餘㥘事不
平病勢日益危急薛氏同極祈禱於名山大川皆不
得效醫藥萬方無一分差勢一家驚惶同知所爲臈
月初旬疾甚益重相國自知不起作別詩十餘章以
授薛氏曰傳于東國吾妻周夫人及吾子子明又請
魏尚書謂之曰小保薄命已至十分地頭願兄勿忘

前日之約再三丁寧魏尚書慘不忍荅天子聞弘病
重即遣太醫救病又遣藥餌萬方治療終無寸效也
臘月十五日病勢危殆執薛氏之手嘆曰我逢娘子
己至一二年無一點骨血放於九原痛迫之情天地
無涯待子明之入來以托娘身慰我魂魄言訖而終
時年三十四矣薛氏哭入後房自縊侍婢顚倒救之
幸得不死薛氏失聲痛哭曰吾年才十七家君棄世
又無一息誰依而生寧從地下魂魄相依薛欽大哭
扶慰曰汝若從夫而死豈慰相國孤魂乎奉其祭祀
以待子明授其祀事然後就死非晩再三慰哭薛氏

姑停其自決之心天子聞任弘死大加傷感龍淚數
行雙雙落下諸臣莫不悲泣脫賜御衣又賜喪需盛
備祭物遣官致祭任弘生爲柱石之臣偏被國恩死
後恩光動於幽冥人人莫不稱歎臨其葬日命送百
官護送葬於先山魏尚書作祭文致祭辭意慘憚尚
書另問於薛夫人其後信使不絶薛氏卒其奴僕謹
奉祭祀顔色之慽哭泣之悲見者哀之即遣蒼頭通
訃東國此時子明年六歲漸及長成風彩動人周氏
撫首長歎一夜似夢非夢間相國宛然来臨謂周氏
曰思君之心刻於骨髓人生有涯奄至此境每於陰

雲細雨之中何嘗不隨君之踪跡乎嗟乎惜君之玉
顔見子之風彩嗚嗚咽咽奈何奈何子明長成之後
入送中國以慰薛氏之孤单言畢忽無去處周氏忽
忽而覺乃南柯一夢落月掛於孤松積雪堆於四山
時夜五更三點矣遍身生汗不能成寐天將向曉委
頓床席侍婢忽報曰有人自天朝來矣周氏急出見
之喪服蒼頭伏哭庭前周氏忽仆於地不省人事侍
婢救之僅以得生呼天叩地搥胸大哭聲震數里子
明年甫六歲擗踴呼哭哀哀慽慽白日無光成服之
後蒼頭納書一封乃是相國臨終之書書曰家夫任

相國寄書周夫人座下初逢夫人遂成平生之願一夢未闌旋有万里之别夫人固執終不肎来我病沉綿奄敀泉下嗟呼夫人紅顔薄命都是由我須因天子明詔娶得薛家之小娘此出於不得已也望夫人待子明長成父母百歲之後與之偕来以慰亡夫之冤魂以救薛氏之孤单嗟呼君莫怨我是君之命奈何奈何形容已変心骨皆消惟望更逢黃泉一浼此恨絶句十餘章同封以送周氏哭曰蒼天蒼天何以使妾至於此極青春女子何以獨居乃設灵位朝夕祭哭周氏之了了形容子明之慽慽聲音雖行路之

人憐不忍見周尚書夫妻不勝悲悼一時得病同日
而死周氏罔極之中又遭凶變以死為期專廢食飲
子明慰之曰我母子得罪於天已失父親又失祖父
母天地雖廣無處可依豈有一分生意但父親所望
惟一小子母親忍耐痛迫以保餘年下副小子之至
願時月荏苒三年已至周夫人遂行終制之禮崩迫
之痛愈往益切是時適天使出來天使乃任相國弘
之親友元弼也傳詔於國王即來王華宮子明迎坐
痛哭再拜天使扶而慰之不禁淚流子明伏地哭泣
曰小子得罪於天年才六歲嚴親見背生前不得見

面目死後不得守丘墓此恐此恨與天地無窮不啚
今日得拜大人如對先君痛苦何量薛夫人平否何
如天使曰我與君之先人交契甚密今對君顔英風
俊彩酷似君先人不勝悲喜薛夫人姑得平安矣仍
授一封札即薛夫人寄子明書也子明奉書開緘淚
迸如海天使曰我之今行謹奉詔命亦欲與子偕歸
不必從我同去耶子明曰小子不知家親面目生長
天涯三年終制千古遺恨况今祖父母棄𠰥四顧無
親矣入天朝見父親墓山此心耿焆豈有量哉但以
偏母孤兒難於萬里行役至今留滯耳不意皇上有

此詔命豈敢緩忽大人發行之日願随行塵天使大
喜故報子明之言於國王留十日而發行國王引見
子明曰見汝風彩眞英雄也待汝長成賜汝高爵欲
試汝奇才而天朝旣有召命汝不可留矣惜哉惜哉
特賜黃金彩段曰以為一行路費之資子明頓首謝
恩故而治行周夫人謂庶母吳氏曰妾自從相國已
非此地之人今則父母弃世無處依托稚子思想亡
親今將故去不忍揮送我亦從去家廟則當為陪去
而父親墓下香火無主此恨如何庶母侄子吳相必
信勤之人家舍田民盡為許給使吳生居生墓下不

絶香火則當於後生畵報重恳吳氏泣對曰謹從夫人之命周氏喜悅卽成文記以給吳氏奴婢三百餘口無數田宅而但箕都奉天宮及御賜蔵獲別成文記蔵置而所居之家則奴婢数十人使之守直於是精備祭物奠於全下祭文辭意悲苦痛切一字一涕山川艸木皆有悲咽之色祭罷痛哭而故與元天使同時發行行路間關僅至箕都奉天宮丹青已古窓紗盡裂花砌依旧蝴蝶雙飛柳影毿毿竹林蕭蕭遂入内廳書堂四壁尚有相國所書之詩墨迹宛然追思昔日與相國相和之樂已成陳迹矣周氏呑声悲

呼曰相國曾建此堂欲其生子生女羅列眼前夫婦
為百歲和樂之計而夫何須臾之頃人事之变若是
母子相對痛哭是日發行數月得達天朝先拜已傳
於薛氏薛氏遠送家人以問中路平否周氏於車上
扶頭而哭行人莫不為之墮淚行至玉華宮侍婢扶
入廳上薛氏出迎痛哭愁雲慘慘日色暗暗子明伏
地痛哭曰小子罪悪深重父親生前自廢大倫今至
廟前始得參謁小子罪悪万死猶輕擗踊呼呼慘不
忍見周氏與薛氏痛哭曰妾小國賤女猥被相國一
顧未過半年遂成永訣妾非不知一死從之而只有

一塊肉也未及長成苟延殘喘盖以此也今則父母以天年終四顧無親韋頼皇上不忌舊臣之妻子有此輦来之恩詔今日相逢寔天攸賜相國何去而夫人猶在乎哀哉痛哉妾與子明令雖入来更有何人爲之歡迎悠悠死而後已薛氏亦痛哭曰妾即相國座下之人也得奉巾帚才經數歲而相國思念夫人日夜歎息請暇天子將欲發行而適値嚴寒留待春和豈意一病沉重遽至於此也妾之所望只在子明身上苦待子明奚啻大旱之望雨也哉遂握子明之手痛哭而言曰相國不見汝之面目飲恨而終今見

汝之英氣俊風肝膽如裂三人相對不勝嗚咽明日
天子引見子明子明立於庭下叩頭呼萬歲帝見子
明兩目如星英彩動人洽如乃父無異皇帝大喜曰
汝之年歲今幾何對曰十歲帝歎曰汝父卽忠直之
臣輔朕以來天下太平天何奪吾股肱之速也朕曾
欲召汝置之左右汝今遠來喜不可勝子明叩頭謝
恩天子下詔吏部待子明十五歲特賜官爵又賜兩
夫人金銀粮饌天恩罔極魏尚書親來問安於兩夫
人前與子明相見一見可知子明之爲魁俊人也握
手墮淚曰嗟呼君之先人終不見君而死令人於悒

今見君英風俊彩與先人無異故人不死悲喜可言子明流淚而對曰先君與大人交契之密情誼之篤小子自三歲前已稔聞之今拜尊顔不勝息疚尚書還家欲待子明年至十五踐約成婚魏尚書忽得重病病勢日漸危悪謂夫人鄭氏女兒雲娉曰我命在天不可逃也今夜夢故人任公來謂我曰君之天命已盡君須速來言訖騎鶴而去吾必不久於世矣任公之子子明非但賢哲且有定盟過三年後即與結親慰我魂魄俄而命盡一家痛哭之聲聞於遠近天子聞而悲傷遣官致祭周薛二夫人亦不勝悲感之

懷頻頻問候焉魏尚書拜暮倏焉已過鄭夫人每送
人問安于玉華宮此時雲娘竊窺孝順淑慎溫謹著
聞于京都天子聞子明之年已至十五將欲賜爵適
有科擧子明爲第二天子大喜卽拜翰林學士子明
謝恩而出拜謁于相國靈位涙流沾衣兩夫人一倍悲
痛魏尚書長子淑爲人暗劣易爲人所誘太史杜延
有一子能文聞魏淑小妹之才貌當世無雙欲與子
結婚見淑甘言誘之淑欣見母親小妹在側盛稱杜
太史清德及其子杜生之美貌能文且曰小妹婚事
雖有先君之遺盟今見任子明爲人年少早達志驕

氣滿且又清粹不久於塵世者也豈以小妹之卓越
俊邁爲此人之配匹誤其百年之佳緣乎母親寛心
思之鄭夫人曰汝言亦似有理豈以我鍾愛之女兒
爲清羸無壽者之配匹乎始有背約退婚之意小姐
不勝其悲乃自量曰徐觀事勢當不二吾郎是旨任
相國家送人促婚鄭夫人荅曰小女觸觸重傷旨未
得差勢且雖近瑣細而卜說不合云婚姻男女之大
倫人間之重事必有天定之緣當成兩成之好夫人
爲翰林擇定高門則妾亦任意求婚周夫人更通曰
我本非取小姐才貌淑德先相國與魏尚書牢有盟

約到今背約不義甚矣深思回報鄭夫人言于子淑
淑笑曰彼必知我小妹之婦德必欲堅求之意也夫
人嘿然小姐曰女兒輩之人有義禮信節然後乃備
人倫父親生時與任相國有金石之牢約鬼神森列
日月照臨今若失其信義其於万代之笑罵何小姐
一身雖不足惜父親明德恐有虧傷古之人有義貞
而長壽者陳平衛玠是也小女榮辱天命已定何嫌
彼人之清粹乎今若背盟小女死不從命夫人是其
言復送媒婆於任家魏淑之妻杜氏即太史杜延之
妹也挽留媒婆不送任家又使媒婆佯告鄭氏曰兩

夫人已定婚於他家矣鄭氏極其無聊更不通焉任
家見其久不回報大恨曰彼家先自背約我何守信
便欲求婚於四處子明曰魏家雖定婚於杜家魏小
姐必不肯從矣然迁延日月膠守前盟則西母親座
下無人奉孝更求他處為宜二夫人是其言廣求婚
處時值三春之節江山秀麗風景絶勝于明遊樂山
川往来於石泉之間徘徊於花柳之中日合而返至
於華世橋邉忽聞歌聲清越遂前而至栞彝㬊㬊音
調凄絶子明為春興所惱偷入墻内由西陛至於葡
萄架下隱身於花叢而窺之朱欄曲檻幽邃絶勝珠

簾高捲紗窓乍開一夫人倚席而坐傍有一小姐紗
約仙態光彩射目乍啓朱唇百媚俱生遠而睇之若
朝日之出於東嶺近而見之若芙蓉吐於清池生不
覺喪失心神忽見一小姐自内而出紅裙翠袖緩步
来之從容之氣嬋妍之態與坐中小姐無異而豊潤
之氣倍勝焉子明失覺大驚曰吾之所見不廣耶何
絕色之多也又疑此身来到月宮耶疑訝之際後来
小姐暫開丹唇笑曰今日叔母特設盛宴小姪欲覩
貴而来也夫人笑曰本欲召汝以助一歡而幸汝来
訪適我願兮汝與吾児次第而分坐其小姐退坐于

次婢娟百態倍於前坐小姐又一侍婢手彈七絃琴
唱西賜曲聲音哀怨可繳雲霄子明暗暗稱奇已而
日落西山月生東谷夫人罷宴入来侍女各散中外
之門一時皆闔子明欲出来而家人来往紛紛欲止
宿而止宿無處正在悶迫之中其琴兒還故小室覺
有人跡驚疑之際忽見子明大驚曰何許之人偷入
後園作何盜賊之事子子明對曰我非盜賊特一遊
客而偶到仙家月府耳其女見生俊秀愛而重之曰
此地有煩難與說話有寢所愿即一臨也子明大喜
遂入寢房房舍精潔琴兒又進珍饌食訖問曰秀才

誰家之書生而偷窺他人之墻園作此不義之事乎
子明曰若非義人幾乎狼狽必逢大患義人暫笑子
明問曰此家誰宅娘名云何對曰此家即關元侯鄭
丞相宅別園也丞相有故出外夫人與小姐愛此園
中風景留賞於此朞月則當還本宅小妾姓名則魏
紫蘭也本是良家女而天子以關元侯功多賞賜奴
婢又選民間女子以為侍婢。妾亦被選而來宅舍深幽
雜客不來不啚今日幸逢秀才萬幸萬幸生又問曰
左邊席所坐小姐誰也紫蘭曰上坐者吾家小姐下
坐者魏尚書宅小姐也子明大驚曰魏尚書與此家

有親戚否我紫蘭曰魏尚書夫人鄭氏即我丞相之小妹也子明內自歡喜又謂紫蘭曰我本不貪風景只欲一見絶代佳人不計貴賤以結百年之好緣今日偶逢娘子玉顔英彩實叶我願今日以青山綠水爲誓誓不棄汝紫蘭曰妾有一片嬌心誓不從碌碌人今夜幸逢秀才妾之所願也願奉巾櫛矣靡他適秀才勿以妾爲賤而但恐閨中玉花不能容我子明笑曰我本鰥夫豈有妬忌之玉花乎紫蘭荅曰若如此則真是吾家小姐之配匹也子明曰吾之行色狼狽意外適逢娘子豈敢望以閨中之小姐爲配匹乎夜

已深矣願許暫憩待曉而去子明以此語之者欲與
紫蘭先給好緣後畨小姐之計也是夜遂親紫蘭已
而鷄唱鐘皷紫蘭急起送之生惶忙之中迷失来路
直至夫人寢房之外諸侍婢乘曉問安於夫人遂見
子明大驚曰何許秀才乃敢唐突直至夫人寢房之
外乎且告夫人曰有外人来此執捉故告之夫人開
窓見之風彩凛凛真是一代豪傑也不覺愛重即召
蒼頭坐生堂下生仰天歎曰我行色不敏進此之変
夫人使侍婢問曰秀才容皃風彩非凡常之人必有
事故而来此願聞根脚子明曰豪俠男子為尋花柳

偶入別界得罪於尊前雖欲明其根脚名家子弟事
體不可不多問願賜罪責夫人曰偷入深閨有此
發惡不言姓名速付法司紫蘭进前曰彼公子昨夜
不得宿所至於妾房問其姓名銀波橋任相國子子
明時爲翰林者也夫人大驚曰根脚何不早言魏小
姐雲娉忽然変色夫人問曰汝何色変乎小姐對曰
此人乃父親生牢約定盟之人也母親與私家固執
將欲背約彼家怒於失信更不求之小姪方欲堅守
遺盟深藏閨中都忘榮辱了此一生今見彼人自然
色変夫人大驚曰元來如是吾可以赦其罪矣即使

蒼頭坐生別堂款待而送之子明謝而出故告兩夫
人前相對大笑子明所去之家即左丞相鄭賢之家
也夫人石氏有三男二女皆已婚娶只有未婚單女
容皃絶倫若春花之未開人品清雅意思疏通賢之
夫妻愛而重之若手中之珍寶年方三五也必欲擇
有才華風度者為婚石夫人見子明之英風氣象中
國無雙滿心歡喜欲定婚而知魏家之有盟頗有不
平之色雲娉知其意告之曰小姪命途崎薄不成人
倫今我從兄弟皆是可笄之年而姪則已矣願以此
時結婚彼家則小姪遺恨庶可洩矣萬無不平之事

願叔母勿慮而求親於彼家石氏歡悅俄而丞相還
来夫人即告此語丞相喜曰此乃吾之平日愛重任
子明也吾妹無目欲棄如此之婚吾將主婚以結天
緣亦以吾女次奉巾櫛又顧謂二小姐曰古有皇英
今世亦復有之乎雲孃避席而對曰小姪已成廢人
不得參於人倫叔父欲為周旋小姪雖是無識之女
豈有一毫妬忌之心乎小姪則願為彼家執鞭之任
有何多言鄭小姐曰小女雖昧學問粗知皇英之事
皇英事舜生則侍側彈琴死則洞庭瀟湘洒淚叢篁
遂為斑竹表光當旹行事和順正直名雖從光情同

兄弟共奉箕箒願如皇英也丞相拊掌大笑曰吾姪
吾女之賢足如太姒名爭矣卽日丞相親進魏家謂
妹鄭氏曰姪兒年長可求伉儷而虛送春時不知有
何事故鄭氏曰寡妹不幸早失所天門庭寂寂何以
聞見可婚之處乎家君在世嘗與任相國有定婚牢
約之事矣今見子明淸羸太甚不合於心太史杜延
有一男俊秀云而女兒固執不肯從命是以爲恨望
兄廣問可處丞相笑曰兄妹不通何至於此也任子
明實是人中珠玉雖無先人之定盟亦當求之今以
短壽致疑於心欲背先人之定盟乎且子明豈比於

社子之淫悖妖物乎我將主婚更欲雜言我亦將以
女息共奉巾櫛兄妹不以為嫌耶鄭氏笑曰惟命是
從丞相歸語夫人明日送媒媒於任家求婚曰久仰
丞相威德切欲求婚而聞與魏尚書定婚已久故
不敢發口矣今聞魏尚書家既已破盟云吾雖卑賤
處子則堪奉君子之人未知夫人之意如何尓兩夫
人與翰林對曰今以相國之尊求婚於卑賤寡女之
家不勝惶恐敢不從命乎丞相生時果與魏尚書定盟
到今背約責在於彼若不以為嫌惟命是從媒婆回
告丞相喜而笑之魏尚書夫人又送媒婆謝其前日

之罷過更爲求婚兩夫人曰已與鄭丞相定婚非
我失約勿以爲咎鄭夫人送人曰鄭丞相即我之兄
已知其定婚而侄女與吾女並執巾櫛未爲不可也
更望回報兩夫人曰肅子兩妻極知不可而事勢如
此敢不從之鄭氏雖無顔而亦有喜色鄭魏兩家相
議擇日乃初夏望日滿城花柳日氣清和如助吉事
馬翰林盛備威儀先去魏家成禮賓客見新郎之容
皃風動十分端正莫不稱贊日未暮復往鄭家威儀
嚴整華燭煒煌成禮而坐新郎新婦少無差等翰林
還家兩夫人各問新婦之賢否不勝悲喜明日會集

親戚盛設宴席以迎兩新婦日之既午兩家競進新
婦叅謁丞相家庙下拜兩夫人進呈幣帛退而就座
魏氏灼約豊艶若芙蓉數朶擢秀淸波鄭氏纖弱窈
窕若玉梅一枝不勝臘雪嬋娟姜麗之態有勝於魏
氏而安靜端淑之氣殆不及焉其日夕魏氏舍楚和
堂鄭氏舍楚蘭堂此夜翰林故宿楚和堂與魏氏說
盡前日向慕之情及中間背約之事悲喜交極明日
故楚蘭堂與鄭氏說盡花苑偷窺之事不勝其欣幸
也自此之後兩小姐盡心事兩夫人一家和樂內外
如春此皆魏紫蘭與翰林一夜成誓之後人事迭変

身在侍女之列永絶一字之信中心甚恨每欲一達
其意而非但家道之嚴整小姐性度峭強恐有顛倒
之患不能得近於翰林之前思念切至將成病祟一
日鄭氏故窺翰林獨倚書窓忽聞風端有玉簫聲凄
絶哀怨五音六律一一諧和雖秦女弄玉之簫不能
過也翰林即令侍婢招吹簫之女紫蘭以綠衣殘粧
拜於前翰林笑曰人之無情至於此極也若非汝之
一簫我何覺之有紫蘭謝曰豈敢思前日之約但青山
已老綠水已盡一見小姐頓忘前日一顧之恩以是
爲恨豈敢有望漢光武不忘豆粥之恩韓信不忘屠

中之辱及貴之後皆賜高爵可謂古今有異也翰林
大笑曰皆我之過也今始覺之此後必有處置之事
弟姑退而待之也此時鄭氏還故與魏氏從容談話
魏氏忽笑而問曰前日翰林偷入叔父花園中過一
宵而明曉為叔母侍婢所執其夜翰林止宿於何房
耶鄭氏良久而思之曰翰林見捉之後問其根脚則
翰林不肯明言母親怒之紫蘭進前言其根脚矣魏
氏笑曰姐姐躁急言之似難鄭氏變色曰此必侍婢
淫亂欲拒上典之心也吾告父親將黜紫蘭魏氏止
之曰姐姐喜怒無常吾甚憂焉紫蘭雖淫亂非渠之

罪也姐姐深思之其夜藉林無止宿之處方在憂遑
之中年少美女以甘言誘之丈夫之以青山綠水爲
誓者亦非過矣紫蘭之初見美男心欲百年偕老者
亦非過矣一朝背約頓忘昔日之功紫蘭之恨豈不
深哉且紫蘭其夜不借宿所則吾兄身何以得至於
此耶願姐姐須愛紫蘭且丈夫許多所見之美人若
欲一一妬忌則豈不多煩惱之心乎鄭氏猶且忿然
還故寢房紫蘭整其粧梳出迎之鄭氏怒曰汝近間
稱疾必有思人之疾也紫蘭惶恐白曰小婢豈敢有
思人之疾乎鄭氏曰汝以淫貪蠱惑丈夫父母若知

之必得重罪操心操心紫蘭魂飛魄散謝罪而退此
夜翰林至楚和堂與魏氏從容談話魏氏低聲問曰
妾聞丈夫三妻十妾士人一妻一妾翰林則二妻之
外他無侍側之美女妾等未免妬忌之名翰林曰惟
我惟我此言必是嘲我之言也魏氏曰小妾何敢有
嘲戲丈夫之心哉今聞翰林以紫蘭欲定侍妾君子
之意女子豈敢沮之至今迁延歲月以致紫蘭之深
恨也翰林曰鄭氏顚倒恐其不容亦恐妖女娶于家
內使正室之心有邪不平魏氏不荅明朝翰林問安
于兩夫人前鄭氏已先至矣翰林笑曰鄭夫先我問

安此亦勝我矣鄭氏不荅翰林已知其意內自笑之
退至鄭氏寢房鄭氏辭色不平翰林笑曰氣色有異
無乃有忌憚侍妾之事乎一夜彷徨之中借宿寢榻
之紫蘭有何忌憚之理哉鄭氏曰甚事嘲弄挑我心
乎紫蘭有情相公何不急収之乎又謂紫蘭曰汝先
告之故我得容此後有放恣之心我不捨汝矣紫蘭
哭泣而退翰林笑曰我所不求之妻妾何其多也可
笑可笑鄭氏不荅却說自此之後翰林與二小姐恩
情如海視紫蘭如楚越紫蘭深以爲恨矣是時二小
姐懷孕同月各生男子魏氏子以名陽元鄭氏子以

名次元丙子容皃脘俗氣骨非常翰林大喜之翰林
爲吏部尚書遴擇極精天下稱之曰有是父有是子
也是時朝廷無事天下安寧尚書侍奉兩夫人日與
兩小姐以風樂爲事紅粉侍女清歌妙舞以送餘日
岂當春三月望間尚書爲母親特設大宴金屏交四
花席相錯賓客滿堂鄭丞相夫人石氏魏尚書夫人
鄭氏俱在座中尚書捧盃以此獻壽侍女翠蘭咏詩紫
蘭彈琴彈音清絶奇奇妙妙周薛兩夫人及尚書歡
極哀生玉筋雙淚滿坐莫不垂淚銀燭炯消北斗星
殘而罷一日張玄玉之子翰林張澤及孫厚之子翰

林孫苟與尚書交學親密者也謂尚書曰久聞岳州
洞庭風景絕勝願一遊覽焉尚書許之即日請暇上
疏上特許一朔之暇於是治行將發入辭兩夫人顧
謂二小姐曰奉養老親善育二兒鄭氏歎曰尚書今
番之行必有不利於妾等之事矣尚書曰何謂也鄭
氏曰昨夜之夢仙人謂我曰洞庭湖上仙女謫降必
作任某之三妻君輩莫誇恩寵相公今行必得美人
尚書暫笑曰夢中虛事何可盡信雖使姮娥下來必
不動我夫妻之恩情矣鄭氏不答三人蔑行自稱白
衣寒士遂到岳州風景果是絕勝為天下推矣古人

有西湖十景詩賛美之俱載西湖記三人不勝豪興遂上懷沙亭日已晩矣湘水烟消君山月出黄昏物色令人悲愴乃命侍童撗吹玉笛泛舟泛上鶴鳴吴峀鶯啼蘋堤任尚書起坐賦詩張澤源敬亦各有詩詩罷遂着輕鞋周覧名山峰峰彩雲峀峀晴嵐三人興酣更欲探幽遠望山頂竹林間有一家而朱欄隱隱松廾蒼蒼三人進往叩門彩袖女童自内而出問曰何處尊客来此深山三人對曰我輩俗客主人在否對曰大爺弃世夫人與小公子娚妹在家三人曰過客思渇愿得一盃茶女童入内須臾以流璃盃

茶飮畢周覽左右畫閣朱欄似非世間人家有一少年自內而出黃巾青衫形容飄逸宛然一神仙人也三人禮畢坐定三人驚謂少年曰尋山迷路偶到此處幸逢瑤池仙客是誠万幸少年答曰小生山中匹夫不敢當也但有一言冒沒敢告尊客勿笑小生之先君達文時爲穤事御史慶某也時朝野訩訩言燕王欲反先君上表明其不然朝廷震怒謫居此州乾坤閉塞建文遜崩先君不勝其悲更不出世隱居此地不幸先君棄世寡母卒春娚妹昨夜之夢先君謂母曰任尚書子明安爲來此是吾兒之配匹也來即

勿失其時尊客果臨實合夢兆敢問尊客誰是任子
明也三人笑曰見此過客欲以王女成親敢不當也
此則張學士彼則孫翰林中則任尚書也任尚書則
家有二妻而皆是絶色尚書本無花心豈肯以王女
作人三妻向人喉下取氣也少年喜曰勿須多言姓
名已與夢事相合告于偏親顔即成禮遂入于内三
人相對大笑尚書曰吾来時小妻鄭氏曰如此如此
来此果然此亦奇事也二人曰大丈夫豈辭三夫人
乎娶之無妨尚書大笑已而少年出曰擇日則明日
爲吉成禮何如尚書曰老母在堂小子何得自斷必

年日雖然天定因緣不可違背更勿固辭尚書不得
已以行中金簪金帶爲幣明日成親奠鴈玉床退入
內堂黃燭明朗香氣飄飄就合歡席擧眼視之世上
安得有如此人乎精神恍惚不能自定交拜後遂入
洞房與之對坐心神洒落態度絶奇難可形言翌日
拜於夫人夫人大喜張澤孫敬亦留此詩酒相和而
已如此之間由限已迫矣尚書謂慶氏曰我本俗客
也而夫人强以爲婚由限將迫遠別在即悲悵極矣
女子有三從之義還京後當送人馬與同百年偕老
之期兩妻魏氏鄭氏真是窈窕淑女必將和樂矣慶

氏荅曰妾才離襁褓而母親遂信夢中虛言命奉相
公巾櫛妾是一女不忍遠離妾則只倚相公姓名而已
何可望其同樂乎尚書笑曰女子本無不從夫之義
勿發可笑之言慶氏不荅於是別於夫人請其明春
春做夫人許諾小姐亦出中門而別尚書還故京都
謝恩故家老夫人安寧二小姐及兩兒亦皆無恙母
夫人曰洞庭風景與味如何對曰頗略風景如得乘
仙家奴善黠檢行粧以簡書二封納于夫人前開緘
見之乃慶氏之書也夫人大驚曰此何簡書也尚書
避席告其曲折周夫人大叱曰我青春背夫先相公

顧命至今皆存有何憂與又得三夫人[illegible]
人明敏奉養老人極盡誠孝一家和樂家中無事且
有兩兒慰我兩人之心懷有何不足之事更得山間
妖物欲亂家内乎自此之後勿近於吾眼下尚書伏
地謝罪同知所爲魏鄭兩夫人伏地告曰此非家夫
豪蕩貪色之失此亦天定之緣妾等已詳知之前日
夢事如此如此聞慶氏卓越温謹甚合家母况又尚
書爵位已高登台不遠今雖不娶其時不具三妻乎
妾等少無慨歎之心毋親勿爲過念速許眷故實是
妾等之願也言辭和順氣色安平夫人不禁愛憐之

心稱賛曰善哉兩婦慶氏雖美豈能及於兩婦之賢
且哲哉顧謂尚書曰我本欲不許慶氏之故矣今聽
兩婦之言不得不許須速春来尚書謝罪而退回見
兩小姐顏色和平言辭自若内自歎服是情眾切尚
書至魏氏之房鄭氏亦来談話尚書笑曰學事甚合
果得慶氏君之夢信不虛矣魏氏微笑不答鄭氏墮
淚曰人生世間百年倏忽如水上之萍草一死之後
心魂倏寄跡雲雨耳偕老之心人皆有之而我輩則
八字崎險數甲年来諸人會集有眼人生豈不惜哉
伏願尚書與慶氏和樂偕老魏氏笑曰但但恨

之人也何用煩惱以傷父母之遺體乎我則不顧他
事只慰我心而已言訖大笑鄭氏亦笑曰兄本是女
中之丈夫也豈如我之卑拙乎兩人燭下爭其是非
洽似西王母瑤池爭桃之戲絶妙可觀荏苒之間已
及三四朔慶氏懷孕病重其母韓氏傳其消息魏氏
勸尚書趂速春來尚書卽送人馬促其行期慶氏少
無于歸之心韓夫人十分敎諭擇日送之小姐泣辭
母夫人僅僅行役雲山疊疊道路脩阻慶生亦隨至
銀波橋尚書以玉華宮爲居舍尚書見慶氏不勝歡
喜明日新婦納幣於兩夫人前恣色之美特出女中

見者恍惚不敢正視左右莫不驚歎兩夫人亦疑其
人也鬼也是日魏氏盛粧出坐上座幽靜和順可見
德性鄭氏亦盛粧服而出英彩飄然綽約之態與慶
氏不相上下焉翌日慶生還故慶氏奉書母親不勝
悲泣尚書以三夫人兩子日夜爲樂是冬慶氏亦生
男子風彩骨骼與陽元次元等無異焉名以季元尚
書位至閣老名滿天下出則爲將掃除賊寇入則爲
相盡忠報國天下太平四民安寧招延隱淪拔自草
茅太宗嘗歎曰朕之有丞相如漢高之蕭何昭烈之
卧龍是時皇后徐氏聞丞相國三夫人之絶色欲一見

而不得其售一日告于皇上曰臣近來有病往往忄

抱煩亂若賜一宴請外朝諸命婦欲聞民間疾苦皇帝許之夏五月端陽日特設一宴於太液池邊於是外朝諸命婦及諸夫人各盛粧入闕魏鄭慶三夫人亦冶彩粧至於大內薰風一吹天香郁郁輕移蓮步遂入庭下拜伏呼萬歲玉香琅琅有似碎玉望之若初月出於雲霧間皇后不勝嗟歎徐曰朕之疾苦彌留懷抱甚悶今見三夫人暗中生明不知三夫人誰家之女願聞姓氏魏氏頓首曰妾即故兵部尚書魏武之女也方年二十鄭氏頓首曰妾即左丞相鄭賢

之女也年今十八慶氏避席而頓首曰妾即前朝罪
臣慶允之女也年當十六三人之態度春風桃花滄
海明珠三千妃嬪莫不失色進呈盤果盛設風樂或
低或高各臻其妙笑容盛開池中諸夫人列坐池邊
實未知花也人也宴罷諸命婦下直而出皇后特召
三夫人以明珠及雲南珍宝賞賜三人三夫人不敢
辭膛恐謝恩而啟丞相迎笑曰三夫人偎忝娘娘盛
遂又得賞賜天恩何以得報三夫人大笑如此之間
魏氏生三男二女鄭氏生二男二女慶氏生五男五
女文章非筆華于一家皆[illegible]

[illegible]
子不允病益沈重更請調病天子始許之丞相與其
長子陽元為山澤之遊瑠賁風景一解幽情单童匹
馬遊覧山川時當九月初旬金風作起白露為霜萬
山千峯錦繡為屏江水如鍊平沙無限忽至一處琴
聲清絶上遏沉雲丞相遂至其處有一少年氣質非
常風彩動人丞相擧手揖曰塵世俗客愛此江山風
景偶到於此幸逢少年仙風道骨可以驚動世人矣
願聽少年高諱少年曰我則山中之人也久絶世人
之往来今見大相萬幸萬幸丞相驚曰我是一寒士

也大相之稱一何誤乎少年微哂曰願聽相公尊諱
丞相知終不可欺乃曰我果是當朝丞相任子明也身
有疾病心事煩亂周覽名山欲開懷抱少年何以知
我非儒生耶少年曰我即前朝承儀郎鄭　之子也
家君曾事建文皇帝今上靖亂即位之初家君棄位
隱居此山更不出去家君之年已過百歲結廬共越山
只以一童子侍側而已丞相大喜曰願得一拜少年
引丞相漸入深山見一石上大書刻曰麒麟山秋月
洞也丞相遠遠望見松竹間有一草堂石泉潺湲琪
花爛漫遂入柴門經[illegible]草堂有一老人[illegible]

年笑曰父親所待任丞相子明来也老人即出迎之
坐定丞相拜曰李生世上累跡何以禮待之過也老
人亦拜曰老人隱居此山已至七十餘年以麋鹿爲
友山菜療飢白沙明月以寓詩興無意於世間功名
上久矣側聞丞相威德及於深山窮谷樵童牧父莫
不欽仰願一奉拜今幸辱臨榮幸榮幸賓主歡喜如
舊相識是夜止宿焉房櫳精洒書冊滿床丞相告曰
賤生身有疾病周行名山欲得灵藥伏望先生能周
旋否老人笑曰丞相之病我已知之矣預丞相来臨

先求得置矣明朝呼侍童傳言於花下青蔡先生願
借蒼狗而來須臾牽狗而至老人謂丞相曰吾人必
以此為恠而但此物能治相公之病矣蓋此物在昔
黃帝時所生之物也頗有知識能治如此之病相公
一親此物則萬病自差矣丞相大笑曰病雖得愈此
說傳播於世上則必貽萬古之笑矣老人亦笑曰相
公慎勿狐疑病若得差餘外何論是夜丞相遂親白
狗其病快差還送白狗仍留其處將及數朔丞相思
親之懷轉益至切辭老人曰今雖昇平將來之事未
可預知吾欲挈家永從先生老人垂淚而別丞相還

家則母親無恙一家安寧丞相十子九女長子陽元
次元李元連元海元等皆登文科位極清顯金冠玉
帶榮溢一家婚娶大族繁盛至且極矣時人莫不欽
重丞相每以盛滿爲戒不以綾羅衣其子孫皇帝既
崩太子即位朝廷多事丞相上表辭職上許之丞相
杜門不出戒其子孫圖報國恩丞相還自山中至至
十餘閽者忽告曰有人自花下山來自稱相公之親
子欲入拜謁云矣丞相驚問曰我本無房外戲妾何
如者妾稱吾子也丞相見其通名之書納于兩夫人
前夫人笑曰恠哉恠哉丞相曰或不無理外之事古

者有蛇身人首者或有人身牛首者召見則可知矣
即召其人其人立於庭下行四拜禮家人見其擧動
行止洽似丞相而盖白狗之所産也相公遂子之置
之門下此言傳播一時之人皆以奇談相傳而笑丞
相不勝其苦也丞相每念東國外祖父母之絶祀常
切悲感忽念山秋出送東國奉其祭祀此亦一道也
定議治行遂送東國朝鮮以爲任子明之子也倍加
敬重至於箕都推尋奉天宮及御賜蔵獲以奉周尚
書祭祀山秋人材出衆爲兵馬節度使累立大功威
權隆重名振一國生八男四女東國任氏之盛自此

而始焉皇帝旣崩宣宗即位是時高芝起兵叛逆陽
元次元李元爲大將擒其賊魁天子嘉之以陽元封
宣州郡太師次元封雲亭郡太師李元封城意伯此
時兩夫人享其無窮之榮薛夫人奄忽棄世丞相執
喪踰禮哭泣度日而過終制後周夫人又病重召丞
相及三夫人子孫等列坐眼前永訣之時許多悲辭
不能盡述言訖而終丞相呼天叩地搥育大哭日居
月諸終喪已過丞相留五子輔國與其推尋秋月洞
卜地而居以山中景物爲賞玩之資臨山採芝傍川
釣魚閑度日月是時鄭氏年五十餘告丞相曰妾安

不久於世敢告永訣丞相大驚曰此何言也鄭氏妻
然其日忽得重病病勢危極丞相大憂之二夫人亦
極悲憂萬方醫藥終無差效鄭氏謂魏氏曰兄十七
歲妾十五歲同事丞相子女繁多死有何恨我死不
久當與兄會於巫山十二峯又謂丞相曰相公保重
以終天年已而命盡一室大哭傷痛是時宣宗已崩
中宗即位寵者王真專權擅斷陽元兄係上疏辭職
歸秋月洞日之宴樂以送日月魏夫人忽然有病謂
丞相曰妾與丞相琴瑟交極子孫衆多雖歸九原有
何恨也伏望相公與慶氏安享百年言訖而死諸子

諸孫號哭隕絶丞相每思兩夫人賢德悲痛之懷靡
日靡夜一日丞相上秋月洞山水菴賞玩風景忽倚
繩床困倦假寐香風濃處仙樂飄飄魏鄭兩夫人忽
拜於前曰丞相固無恙否丞相大喜迎謂曰別後悲
痛何日少弛不知夢耶真耶二夫人曰妾等今爲巫
山仙女也前生俱是仙女瑤池分桃之會偸取一桃
潛給魏氏上帝大怒謫降之時使妾爲魏氏之同列
故在世時共事丞相備盡榮辱死有何恨且相公崑
崙山仙子也慶氏乃蓬萊山仙女也亦與相公有宿
世之縁今爲相公之配匹伏望相公與慶氏百年同

樂也言訖乘風而去但見雲霧四塞而已丞相大加
悲傷其後丞相年至八十慶氏年至七十六忽於三
月踏青日夫婦一時而逝葬于秋月洞子孫不求名
達隱居山中而不出於世終于山中焉